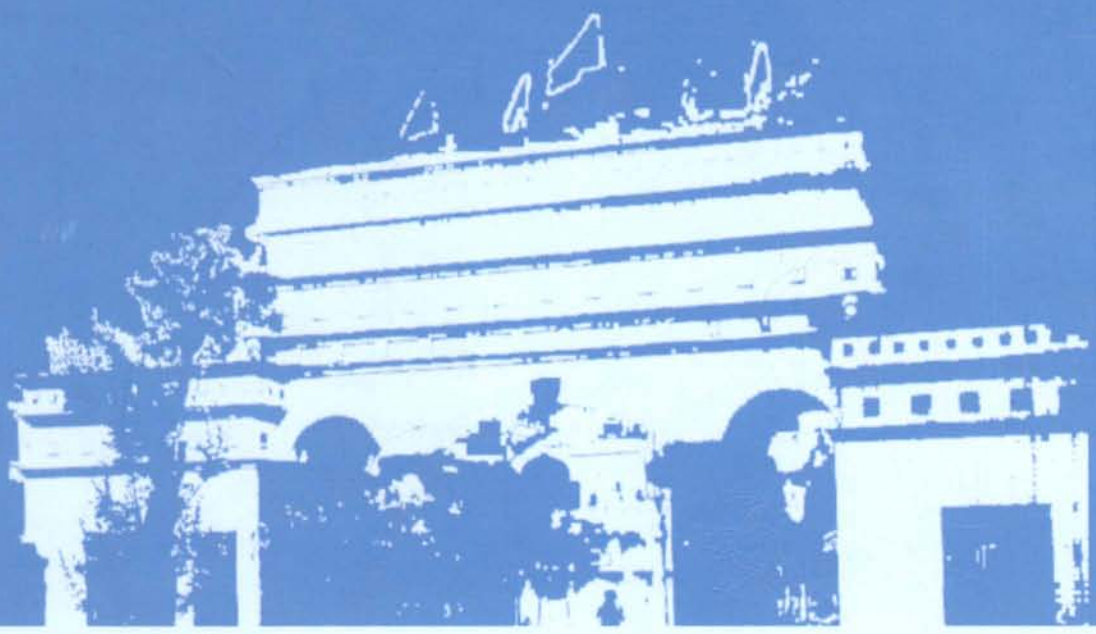
一部源于大巴山的原生态民间文化奇书
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煌煌巨著



镇巴民歌总汇

ZHENBA MINGE ZONGHUI

镇巴县文化馆

第一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镇巴民歌总汇

第一卷

镇巴县文化馆　编

李四魁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镇巴民歌总汇 / 《镇巴民歌总汇》编委会编.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7-224-08154-1

Ⅰ. 镇… Ⅱ. 镇… Ⅲ. 民歌—作品集—镇巴县 Ⅳ. I 277.2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1026号

镇巴民歌总汇（一、二卷）

编　　者	镇巴县文化馆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汉中天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6开　44.75印张　160插页
字　　数	117千字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224-08154-1
定　　价	300.00元

《镇巴民歌总汇》编辑机构

编辑机构

总 顾 问	冯骥才	赵季平	陈忠实	贾平凹
	丁云祥	蒋惠莉	王 蓬	王 铎
	包剑平	李明怀	党 涛	张正国
总 策 划	杨彦生	赵勇健		
总 协 调	程正银	周宗佑	樊 强	郑永涛
	朱晓玲	程开耀	冯三柱	唐 臻
	马忠福	李代斌	马良忠	谭启九
	庞有智	李明华	王红艳	唐仁忠
	邵 波	刘永明	王 飞	苏跃林
策 划	陈小华	王科玉	蒲应文	郝光奎
	林升祥	庞廷钧	周志新	李光佐
	程联忠	谭启明	廖正飞	刘 群
	周能洋	鲜金贤	晏定友	韩伟国
主 编	刘德寿			
执行主编	胡远清	梅冬盛	姜定军	向成忠
责任主编	董润芳	张友爱	郝明华	华新圃
	庞文群	李秀章	魏国敬	马 群
责任编辑	金绍荃	候大德	江成云	杨盛峰
	余成渊	朱广录	谭宗平	蔡忠琼
	郝明森	李世菊	袁有强	余成凡
编 审	刘光朗	马骥家	石清华	郝昭庆
编 务	刘礼德	晏 静	程 俊	丁德斌
	徐化萍	毛建英	周 琼	郝林剑
摄 影	赵成保	熊四海	杨博洲	王德生

用音符感染时代　让民歌唱响镇巴

——《镇巴民歌总汇》序

赵季平

《镇巴民歌总汇》摆在了我的案头，洋洋洒洒四千余首、一百余万字，原汤原汁，图文并茂，上下两卷，煌煌巨著。着实让我大吃一惊。这本“民歌总汇”是我省目前所展示的一部最集中、最原始、最完整地搜集一个区域内原生态民歌的大书、奇书和经典之作。掩卷而思，我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陕西的版图原本就是一块惊世骇俗的丰碑，碑首是陕北雄浑的黄土高原，碑座是陕南气贯长虹的秦岭巴山，而碑身就是我所生存的十六朝古都、八百里秦川。也许，正是三秦儿女五千年来的劳动和艰辛努力，才铸造了这座丰碑。

镇巴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在这块曾被古人称之为“凄凉地”的土地上，巴山儿女在民间文化艺术保护工作中建造了另一座丰碑。搜集、整理、出版这样一部大书，需要克服多少困难，付出多少代价，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所周知，《诗经》的采集和流传到底经过了多少岁月和沧桑，我们无法想像，但它集举国之力而建立庞大采集机制是有史可考的。“男年六十、女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就是佐证。而镇巴经历十年几易其稿，又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部奇书，的确令人感动。可以看出，中共镇巴县委、镇巴县人民政府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优秀民间文化和守卫精神家园的坚定信心和超常魄力。也可以看到，镇巴的文化工作者，在文化工作中肝胆相照、默默奉献的赤诚情怀和敢为人先的创造性精神。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感谢他们，更感谢那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

镇巴是一块特殊的地方，跻踞巴山腹地，依秦望蜀而傍楚，历来受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的熏染、浸润、滋养。与此同时，由于地处陕西南大门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生存条件等因素，这里从来就是州府鞭长莫及的“荒蛮”之地，因此，其民风民俗中所谓属地“规范化”程度较轻，而极尽张扬的是个性化特色。因而在文化形态上形成了以我为主、博采众家之长的特点。给人的感觉这既是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一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藤萝织棚户的处女地。

尽管如此，通读这些民歌，我们会发现，这里的原生态民歌既有粗犷豪放、雄浑大气的阳刚之美，又有纤巧细腻、温婉动听的阴柔之美。从艺术手法看，《诗经》有赋、比、兴，这里也有；从内容上看，《诗经》有风、雅、颂，这里不缺。再从形式和时代精神阅读，《镇巴民歌总汇》可以说是一部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孔子曾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镇巴民歌全部具备这些特质。镇巴民歌在语言使用上，生动，直率，大胆，很少羞怯的掩饰和无病呻吟。那是含着青草和绿叶气息扑面而来的山风，在接受这些没有任何粉饰的文化形态熏陶的同时，让我们更直接、更真实地感受到先民们的生、劳、病、死、苦的乐趣和悲壮情怀。

山苍苍，野茫茫。《镇巴民歌总汇》的出版发行。这是镇巴前无古人的创举，也是我省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先行篇章，又是作为陕西"民歌之乡、苗民之乡、红军之乡"的镇巴县为神州文化奉献的一份厚礼，可喜可贺。对此，我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和文化学者来关心和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守卫好我们的精神家园，为我们的民族、为这个国家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灿烂而辉煌的文化资源。因为，像这样完整地保留原生态特征的文化版土毕竟不多了。

2006.9.14.

前　言

镇巴，地处巴山腹地，壤接川陕两省，群山耸峙，九水纵横，历史悠久，民风古朴。虽山大林深，自古民间即多自娱自乐文化活动。逢年过节，庙会祭祀，不论贫富贤愚，男女老少，个个情绪亢奋，都要尽情热闹一番。

尤其甚者，是民歌之风。虽无歌圩歌节，但无论男女老少，开口都能唱。田间地头，山林沟壑，或放牛，或砍柴，一声山歌，忧愁尽忘；深山寮棚，打猎守号，点燃篝火，依着猎枪，一阵梆声，几声号子，孤独一扫；插秧薅草，晒谷扬场，一排排，一对对，你挑我应，歌声搅着笑声，山陶陶，水也陶陶；隆冬时节，围着火炉，夫唱妇随，火融融，人也融融，其乐无穷！也有忙时务农、闲时以歌为业的民间艺人，乡邻有红白喜事，应邀而往，唱和应答，代主人持事；丧鼓孝歌，代主人致哀。这些艺人肚内山歌、小调、嫁歌、孝歌、渔鼓、花鼓等，成本成章，每临其事，翻肠倒肚，如江河倒悬，洋洋洒洒，通宵达旦。

山歌子来啥好听？
一无苗苗二无根。
一无苗苗天上长，
二无根根土内生。

山歌子来最好听！
山歌出于巴山人，
神仙出于桃园洞，
美女出于巴山林。

山歌子来太好听！
山歌出于巴山人，
根根长在心头上，
世世代代唱不尽。

内容概述

镇巴地处深山，开门见山，出门爬山，衣食住行靠山，繁衍生息在山。山，是镇巴人的根。山，融进了镇巴人的全部生活内容。在山歌里，融汇了镇巴人对山的情思和眷恋。

星子山上一枝蒿，
年年月月火来烧。
不是我这老圪蔸，
哪有这些子条条。

阳雀叫唤李贵阳，
这山飞到那山上。
阳雀记得千年树，
儿女记得父母娘。

镇巴，山有多高，歌就有多高，水有多长，歌就有多长。衣食住行，处处有歌，婚丧嫁娶，事事有歌。居家事亲，处世为人，说古道今，劝善修身，无不有歌。单说劳动，就有“放羊歌”、“砍柴歌”、“放牛歌”、“插秧歌”、“薅草歌”、“茶歌”、“渔歌”、“背二哥”……“各种各样的劳动，有它各种各样的歌”（《艺术论·普列汉诺夫》）。

清早起来去放牛，
一根田坎放出头。
牛儿不吃露水草，
唱个山歌解忧愁。
——《放牛歌》

薅草莫薅吊颈草。

露水一扯又活了。
薅草要薅米筛花，
十人见了九人夸。
——《薅草歌》

四月插秧下了田，
低头看见水中天。
手插秧苗排成行，
退步原来是向前。
——《插秧歌》

背老二背了一百八，
衣裳裤儿挽纥赸。
吃了上顿没下顿，
没得老婆没得家。
——《背二哥》

打一杵来唱个歌，
别个说我穷快活。
何曾有个快活处？
背起背子难上坡。
——《背二哥》

……

在这些山歌里，不仅有对劳动的状写，也有对生活、对命运的自嘲式的调侃；就是这种“穷快活”，把劳动的艰辛、命运的悲凉以及胸中的怨苦化解成一曲曲山歌。“唱个山歌解忧愁”，充分显示了镇巴人像大山一样坚韧、古朴、宽厚、“退步原来是向前”的达观的人生态度和文化心态。

大巴山养育了镇巴人，铸成了镇巴人大山一样的性格特征，也造就了这里“真、直、深、新”的独特地域文化品格。这种品格在民歌尤其是情歌里特别突出。

所谓“真”，是情真。

郎十八来姐十八，
二人当天把咒发。
郎有外心栽崖死，
姐有外心遭天杀。

我跟娇姐门对门，
合伙买个洗脸盆。
生前二人同洗脸，
死后同埋一座坟。

情真如斯，“直叫人生死相许”，夫复何言？

“直”，是率直，性之所至，率真质朴，毫不掩饰。

栽秧要栽弯弯田，
一弯弯到姐面前。
一边看秧水，

一边把娇恋。

好一个“弯弯田”！思慕之情直言不讳。

清早起来雾沉沉，
老鸹叫唤要死人。
要死死我亲丈夫，
切莫死我野男人。

镇巴人，对于日常生活，他们可以“退步原来是向前”。而对于爱情，却十分执着，尤其是女性，她们对封建包办婚姻极度怨恨，对自由情爱热烈追求并大声呐喊，直至迁怒于自己的亲丈夫，恨其不早死，而对真心相爱的“野男人”却疼爱有加。一片真情，一股野性，一盆烈火，一把利刃！爱也火辣辣，恨也火辣辣！毫不掩饰，率真而坦诚。

所谓“深”，即深沉，凝重。

太阳落坡四山阴，
四山凉水冷浸浸，
劝郎莫喝阴凉水，
喝了凉水冷了心。

脚踏板凳手爬墙，
两眼睁睁望小郎。
昨日为郎挨了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虽然挨打不丢郎。

昨晚挨打又挨撅，
捎书带信叫郎接。
没得轿子马就好，
没得唢呐吹木叶。

这里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鸳鸯蝴蝶般的缠绵，有的只是爱的苦涩，爱的哀婉，爱的辛酸！深沉凝重，彻骨透心，令人戚然！

所谓“新”，即新颖而不俗气。

画眉叫唤嘴朝天，
公子叫唤母子扇。
好个画眉年年叫，
莫学阳雀叫半年。

桃子没得李子圆，
冰糖没得蜂糖甜。
那年与姐亲个嘴，
如今嘴巴还在甜。

郎在山上唱一声，
姐在屋里乱了心。
四脚板凳坐不稳，

手提麻线理不抻。

或“比兴”而言志，或直抒胸臆，都十分清新自然，乡土之气扑面而来。或读或唱，如沐山风，如饮山泉。

镇巴情歌，不仅继承了从《诗经》到《乐府》，从《关关雎鸠》到《孔雀东南飞》，从《孟姜女》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历朝历代优秀情歌的传统文化品质，且充满着一股独特而浓郁的乡土气息。无论是咏思慕之情，叙幽会之乐，或道离别之痛，或抒思念之苦，无不洋溢着一股山林间的野气和豪气，把爱情这个古今中外世世代代歌咏传唱的题目表现得既情态万千，又清新自然，既豪放不羁，又深沉凝重，别有一番滋味，感人至深。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观”就是观民风，识民情。

镇巴民歌中，民风民俗歌谣数量之大，内容之广令人惊叹。如婚嫁，从请媒说合、看人户、换庚帖、插香(订亲)、落拜(订婚期)、迎娶、拜堂、直至谢媒，整个程序环环有歌。其中《哭嫁歌》、《娘训女》、《离娘床》、《养育恩》、《十月怀胎》、《辞谢歌》最为精采。

接亲娘子来得忙，
要请姑娘离娘床。
手拉床儿不忍丢，
脚勾床儿泪汪汪。
我的爹呀我的妈，
这架床儿我不下。
下了娘床苦情大，

离了爹妈常想家。
这架床儿五尺宽，
女儿住了十八年。
叫我如何舍得你，
离了如同鱼上岸。
芹菜没得韭菜香，
媳妇没得女好当。
宁当十年黄花女，
不当半年新嫁娘。

——《离娘床》

婚姻本大喜，然离情别绪，哀婉悱恻，听者无不动容。

婚俗中还有“讨杯盘”、“取衣饭碗”、“回车马”、“支床”、“滚铺”、“安席”、“参神”等礼仪，均有吉利喜庆歌。

丧葬。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当老人走完了人生旅程，为寄托哀思，有一整套肃穆隆重的礼仪祭奠哀悼死者。

从“净身”、“设灵堂”、“献祭(初献、亚献、终献)”、“歌念佛”、“歌送神”、“夜场”、“出灵”到“下葬”等环节中，亲友以歌当哭，贯穿始终，哀思无限，悲歌不绝。

当此初献上，
孝子泪汪汪，
不见儿的父(母)，
痛断儿肝肠。

父(母)魂归何处?

父(母)魄去何方?

供奉甘露旨,

父(母)恩永难忘。

——《初献》

复咏《蓼莪》第三章,

昊天罔极报无方。

愿复深思平日志,

养育深恩永不忘。

一片音容归杳杳,

灵前儿女泪汪汪。

从此生死成永诀,

哭遍天涯不还乡。

——《终献》

长歌当哭,哭亦是歌,涕泪泫然,凄楚哀恻!

送葬的前一天晚上,谓"坐夜场"。事主请来围鼓孝歌师傅,设场歌祭,与亡者作最后的告别。是夜,歌哭不断,彻夜不休。孝歌师傅从"歌头"起,到"迎亡灵安位"、"孝子奠酒"、"进朝纲"、"唱记本"、"题诗谢酒"、"千百转"、"进花园"、"送亡",一路唱下去,唱死者生前的"功、苦、劳、恩",唱生者的"思、痛、哀、情"。于哀歌悲哭中祭奠亡灵,抚慰生者,同时传播尊敬老人、孝敬父母的传统美德。听者人人感慨。

在众多民俗歌谣中还有"拜寿"、"祝满月"、"闹元宵"、"安神

位”、“修房造屋说吉利”等，其名目内容十分丰富。

日常生活，平平淡淡要把日子过好，却是艰难的！勤俭持家，耕读为本，诚实友善，和顺孝道，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镇巴人始终不渝的生活信条，在民歌民谣中世世代代咏唱，世世代代传承。《十劝贤良》教人怎样为人儿女，如何做人父母，以及怎样处理好夫妻之间，兄弟姊妹之间、姑嫂妯娌之间、翁婿郎舅之间、朋友四邻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关系。全篇12节87行，“和顺”二字贯穿始终，简直就是一部日常生活德行操守的教科书。如：

五劝贤良君子听，
妯娌和气莫相争。
煮油熬糖能者去，
支人待客会者行。
妯娌不必分词论，
莫争你强欺惹人。
妯娌和气家庭顺，
何愁家道不兴运。

此类劝戒歌谣还有《十劝姐》、《劝郎十二月》、《戒赌歌》、《戒嫖歌》、《浪子歌》、《耍钱调》、《懒媳妇歌》等，劝善修德，讽邪喻正。还有借历史传说故事唱忠孝节义，教人品行操守的歌谣，如《倒采茶》、《倒卷帘》、《十把扇儿唱古人》等。

生活是艰辛的，而悲苦不是生活的全部。《小菜打仗》、《盘花谜》、《风把石头吹上坡》、《字谜歌》、《扯拐歌》等，这些歌谣，于幽默诙谐中化解了对艰辛生活的忧愁，表现了镇巴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坚韧、达观的

性格特征。

无论生活多么艰辛，但歌声在群山中世世代代回荡不绝。爱情的欢乐与幸福、生活的希望与憧憬、人生的苦难与悲怨、世道的诡谲与艰辛……一腔积郁，一声山歌，唱尽心中的酸甜苦辣，唱尽人间的爱恨情仇。有人把人生状态归结为“生、劳、病、苦、死”，而镇巴民歌就是状写这漫漫人生路的瑰丽诗篇。勤劳勇敢的镇巴人就是靠着这古老的文化、神奇的山歌支撑起对生活的信念，在大山间世代繁衍，生生不息。

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来到川陕边境，在镇巴县简池乡核桃树村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接着在赤南建立了中共陕南县委。红色风暴掀起了红色激情，革命歌谣鼓动着革命浪潮！沉寂数千年的大巴山沸腾了！短短两三年间，就有数百首歌颂红军、歌颂红色政权的歌谣在山间、在沟壑、在战场、在村落、在支前路上、在人民群众中，像过岭的山风一样四处传唱。

三月葛藤上了架，
四月葛藤满山爬。
红军到了川陕边，
革命种子巴山撒。

荞子开花杆杆红，
红军本是穷工农。
人穷不爱钱和官，
只为穷人打江山。

“诗言志，歌咏言”。句句山歌都唱出了镇巴人对自由的渴望，对红军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